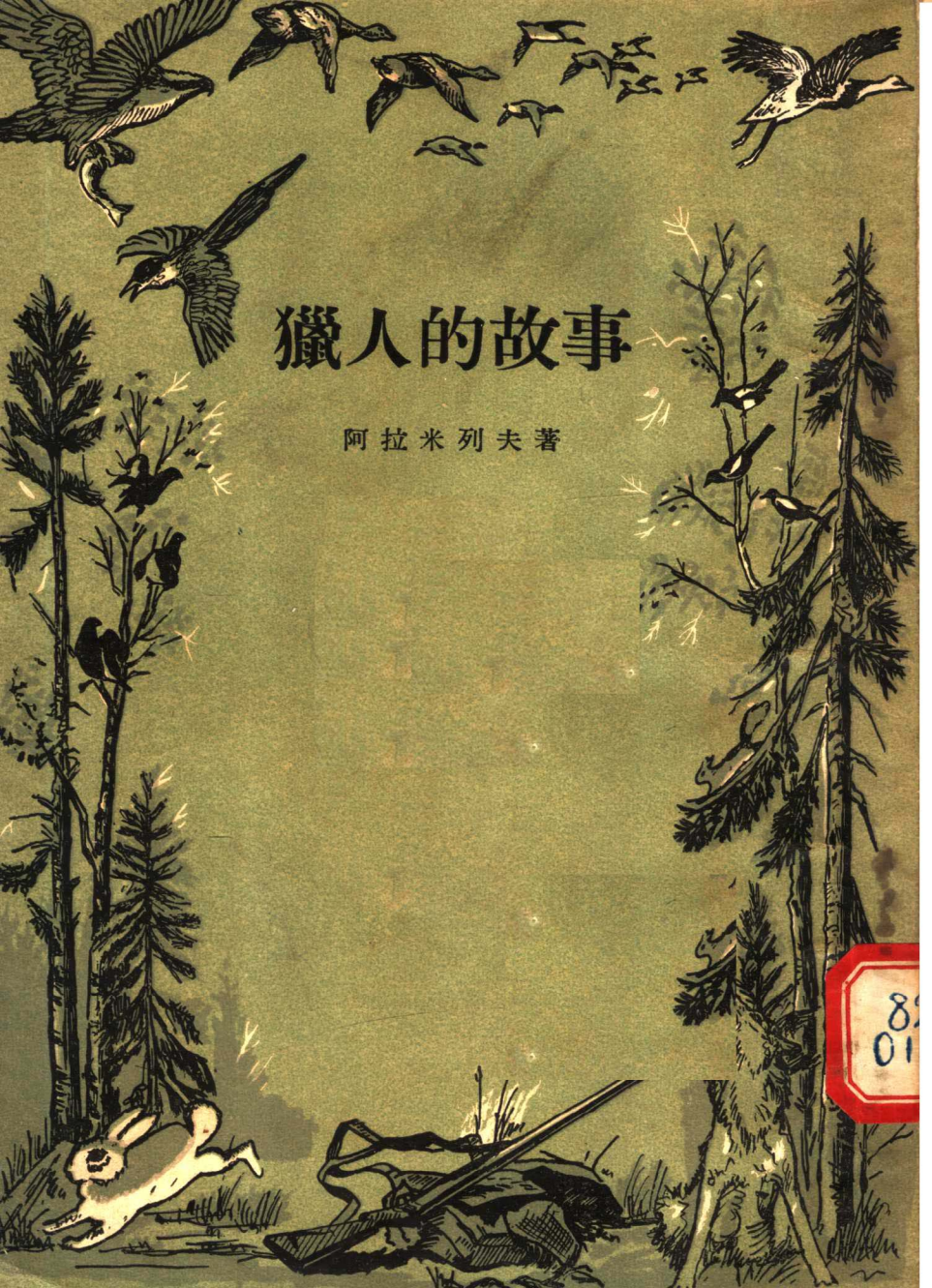




獵人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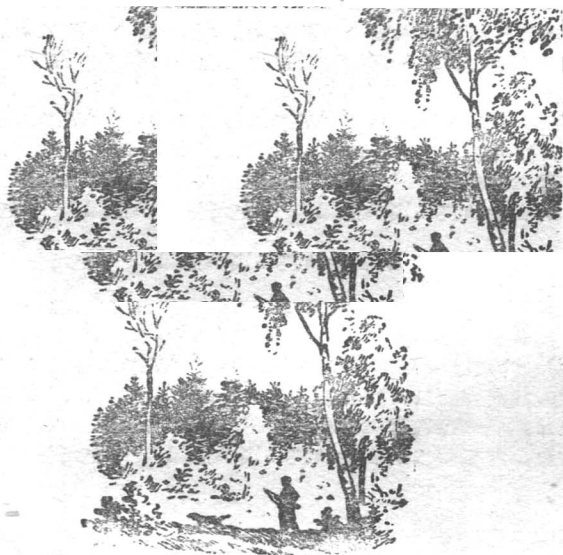
阿拉米列夫著

8
01

獵人的故事

蘇聯 阿拉米列夫著

沈鳳威譯



時代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Иван Арамилев
РАССКАЗЫ ОХОТНИКА

(Библиотека «Огонек» № 8, 1952.)

НА ОХОТЕ

(«Новый Мир» № 1, 1954.)

內 容 提 要

作者伊·阿拉米列夫(1897——1954)是以擅長描寫獵人生活和自然界著名的蘇聯名作家。

本書所收前一部分十六篇小故事，是1952年「星火小叢書」所選作者歷年所寫獵人故事中較短的、最好的幾篇；後面一個較長的「出獵」是作者最後作品之一，也是最成熟的作品之一。

在這些作品中，我們不僅讀到關於地大物博的蘇聯國土的大自然以及關於獵人生活的優美、動人、有趣的描述，同時通過蘇維埃獵人的形象也看到蘇維埃人的精神風貌，蘇維埃人的高貴品質和優美情操。

時 代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字45號

(北京東四錢糧胡同十四號)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北京新華印刷廠分廠印刷 北京第二裝訂生產合作社裝訂

1954年12月北京初版 1954年12月第1次印刷

開本：787×1079 1/32 印張：3—22/32

1—18,080冊 74千字

目次

悼念伊·安·阿拉米列夫·····	三
獵人的故事·····	五
我是怎樣學會打槍的·····	六
長尼湖上·····	三
心靈裏沒有打響·····	一六
雷鳥·····	一八
結婚的禮物·····	三
紅毛小狐·····	二五
野鴨·····	三
制熊的人·····	六
艱苦的一天·····	一六

阿嘎式卡		三
秋哈		四
狼		五
掠鳥		六
晨歌		七
吉姆卡		八
兩個失敗者		九
出獵		十

悼念伊·安·阿拉米列夫。

死亡從我們隊伍中間奪去了多才的蘇維埃作家伊凡·安德列也維奇·阿拉米列夫。

伊·安·阿拉米列夫，一八九六年生於烏拉爾。在本世紀二十年代中葉步入文壇。他的感人心腑的中短篇小說充滿了對於祖國自然界的愛以及蘇維埃人積極改造祖國大自然的熱情，因而很快便吸引了讀者的注意。

伊·安·阿拉米列夫的「獵人的故事」一書博得了社會廣泛的好評。

伊·安·阿拉米列夫在他的長篇小說「瑪特維的少年時代」中描寫了他的故鄉烏拉爾，烏拉爾自然景物的奇觀，烏拉爾人的巨大的力量，烏拉爾人的勞動功績。這部小說發表於一九四一年，伊·安·阿拉米列夫一直到他生命中最後的日子還繼續對這部小說進行加工，就在逝世之前向出版社交出了經過大量加工，修改得完美得多的這部小說的新改訂稿。

① 伊·安·阿拉米列夫於今年（一九五四）四月間逝世。這篇紀念文章原載一九五四年四月十三日蘇聯「文學報」，特譯出載於這一本小書的卷首，以誌悼念。——譯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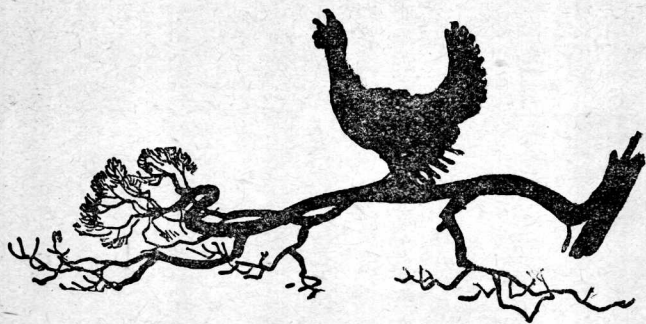
伊·安·阿拉米列夫是內戰的參加者，他是真正的蘇維埃愛國者。偉大衛國戰爭一開始，他不顧體格孱弱，志願地走上前綫，用他的文學工作者武器，在蘇維埃軍隊的隊伍中，忘我地與法西斯侵略者鬥爭。

伊凡·阿拉米列夫曾積極地參加文學社會生活。他在蘇聯作家協會的青年作家培養委員會中和「蘇維埃作家」出版局的編輯委員會中工作時，對初學寫作者在創作上給了巨大的幫助。

伊·安·阿拉米列夫在文學批評方面也是卓有成績的。他在各報刊雜誌上發表的大量批評文章，以分析深刻、真正的客觀態度，以及對於文學界同志的創作密切關心而著稱。

伊凡·安德列也維奇·阿拉米列夫，這位好鑽研的、自學而成的語言藝術家，這個心地溫厚、思想細密、感情熱烈的人，將永遠活在我們的記憶中。

A·蘇爾柯夫，K·西蒙諾夫，И·吉洪諾夫，П·李昂諾夫，M·蕭洛夫，H·格里巴切夫，B·波列伏依，Ф·格拉特柯夫，B·巴赫梅吉夫，A·索弗羅諾夫，B·阿扎也夫，П·斯柯塞列夫，П·却金，E·陀爾瑪托夫斯基，C·安東諾夫，M·布賓諾夫，Г·古里亞，П·尼庫林，E·彼爾米丁，B·庫列明，Г·林柯夫，M·什開林，B·列伐柯夫斯卡亞，Г·柯列斯尼柯娃，B·樹拉夫列夫，B·斯吉邦諾夫。



獵人的故事

我是怎樣學會打槍的

初次拿起獵槍時，我還是一個十二歲的孩子；我所經過的射擊學校，在我們今天是不可想像的。

爺爺給我五筒子彈，打發我帶一桿前膛槍上密林裏去——我得帶回五隻必須是在飛行中打下來的鳥兒。假如打不到，便得受罰：每虛放一筒子彈，背上便得挨一記皮鞭。

爺爺是一個心腸頂好的人，而且還頂疼我的。然而，除了鐵面無情的嚴格管教之外，他不知道還有旁的教育方法；他小時候受的便是這樣的教育。他要把我造成一個一個人。

用弓箭，用前膛槍打棲息的鳥，我已經打得不錯了。然而，打棲息的鳥，並不需要多大的技術。要能打倒迅速跑過的走獸，能打落空中的飛鳥，那才能算是獵人。要是做不到這一步，那你只好把槍掛在牆上！別到獵場上去白白浪費時光！爺爺明白這一層，所以努力要把我造成一個超等的射手。

上樹林去以前，我已懂得用霰彈射擊的規則。老人給我講過，鳥的飛行速度每秒鐘是十沙申①到十五沙申的樣子。霰彈的飛行速度、側邊的風和逆風對於射擊的影響，我是知道的。假如鳥在離獵人有一人高的高度上飛行，那便得瞄準鳥頭；假如在飛逃開去，或是在高

處飛行，便對準鳥的下方；在遠距離上，便瞄準鳥尾。假如鳥在低飛，便用槍筒擋着它；假如飛得很近了，便得把槍抬起來，好像架在鳥的面前似的。

我知道怎樣打從旁邊飛來和對面飛來的鳥，也知道怎樣打在獵人頭頂上飛過、向上直飛或在高處盤旋的鳥。我還知道一個射手所必須知道的許多旁的事情。

去打野味之前，我們先在菜園裏作過練習，打的是活動靶子；爺爺用白樺樹皮包在一隻木頭的山雞模型上，把它向各方面拋來拋去。在一天中間，我打了總有五十槍，旁邊飛來的、飛逃開去的、對面飛來的假山雞全打過了，打下了許多樹皮，爺爺高聲地稱贊着。打到傍晚時分，他的手都拋累了，這才說：

「够了。」

我想到田地上去練習打鳥鴉和寒鴉，那末可以更有把握一些。

「你怎麼想出來的！」爺爺生起氣來，他是憎惡那些打「不成器的」鳥兒的獵人的。「誰也不准打着玩！你如果不吃寒鴉，那末打它就是胡鬧。」

夏季的獵期開始了。我帶了五箇子彈上森林裏去，回來的時候並沒有帶回什麼野味，我挨到五下規定好了的皮鞭。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全都一樣。

我沒有帶狗去；我在林間空地上趕起了松雞，雷鳥，山雞；等到它們飛行時向它們放

槍。這些鳥連一根羽毛也沒有掉落就飛走了，它們好像施過妖法，可以避掉我的槍彈似的。

我似乎是照規矩打的。那末怎樣老是打不中呢？我非常失望。我給這些針葉林子裏的鳥兒磨折得够了，後來便上湖邊，上沼地去打野鴨，但仍舊打不着。仍舊每天都挨打！

我受的苦並不止每晚在背上挨爺爺的皮鞭，我還受着一種精神上的磨折；因為，全村子都知道挨鞭子的事了。比我大一歲的堂哥柯留卡在牧場旁邊遇見我的時候，總是帶着那樣一種不可了解的幸災樂禍的神氣，他說：

「唉，今天總不再是空着背囊回來的吧？爺爺要讓你吃燒烤野味了！」

母親和奶奶把我看作是一個沒出息的孩子，這樣的孩子就是用皮鞭也教不好的。

「爭口氣吧，孩子！」奶奶這樣囑咐我。「年紀小，眼睛尖，怎麼會打不着鳥兒呢！爺爺打給你看的時候，要看得真切一點。要愛惜愛惜自己，趕快學會吧！」

在那些年頭上，我是喜歡愛惜自己的。我一心一意只想學會射擊的技能，可是，這種技能就像燒烤的野味似的，老到不了手。

我的處境已不能忍受下去了，於是我就用謊話來糟塌自己。我們那個地區野味多得很，夏天當幼鳥還不很防備人的時候，一天之中不難打着五隻棲息着的野鳥。我開始等候從地上飛起的松雞或雷鳥棲息下來，偷偷地走近樹邊，一槍就把鳥兒打落下來。

我在湖邊做着極不成體統的事情：坐在岸旁矮柳樹叢裏，等候野鴨羣游過來。等有三四

隻野鴨游在一塊，我就對它們放槍，一下子全把它們打死了。這樣我就省下了幾筒子彈，我用這幾筒子彈去打飛鳥，照例總是「落空」。

這樣我老是打着棲止的鳥兒，冒充打下的飛鳥交給爺爺。挨打結束了。爺爺高興了，常常愛撫地拍拍我的肩膀。

奶奶高興着，她相信這是上帝幫着我學會放槍的，因為她每晚都替我所禱的。

我可覺得不舒服。良心的悔恨在折磨我。我是一個騙子，一個卑微的說謊的人，我因為說謊而看輕自己；但是我又不能放棄這種救苦救難的謊話。

這個騙局如果被拆穿了，怎麼辦呢？那是一定會拆穿的，一點也用不着懷疑！到了秋天，當野味可以凍起來出售的時候，我要和爺爺一同去打獵，那時候，老人便會看出，我是一個怎樣的獵人了……

我為什麼老是打不着飛鳥呢？爺爺打得着，尼豐叔也打得着，旁的獵人也都打得着，可是我老打不着。為什麼呢？我這樣自己問自己，問過幾十次，從來也沒有得到答案。

臨着打飛鳥的時候，我是記得爺爺的指示的：昂着打，沉住氣，輕輕地扳動槍機；然而結果總是一樣：打不着！

「在園子裏我打得中木頭的活動靶子，」我這樣細想着，「可是打飛的鳥就打不中了……爺爺拋出來的活動靶子飛得並不比松雞和雷鳥慢，這就是說，我的眼睛沒有毛病。那末，我

是能够打中飛着的鳥兒的。結果呢，有的打得着有的打不着。在家裏打得着，到樹林裏，到湖上，便打不着了。」

那時候，村子附近搬來了一個斯特羅干諾夫伯爵的新的管林員。他跑到我們家來說，他喜歡的野味是山鵲，並且答應每一隻山鵲付五個戈比。

這價錢是公道的：夏天的松雞我們也是賣一毛錢一對。我的小口徑的前膛槍的子彈，一筒只消二厘五，因此，便決定給他去打山鵲了。

爺爺聽完管林員的話，笑了起來，指着我說：

「瞧，這個年青的獵人！長嘴的山鵲他可以整筐整筐的打下來。」

這個管林員本人顯然也是一個不高明的獵人。他眯上了眼睛瞧着我說：

「山鵲是一種機靈的鳥。這樣的毛頭小伙子能打下它來，我有點不大相信。」

爺爺決心給孫兒撐腰。

「毛頭小伙子嗎，連飛着的野鴨也能打下來呢！野鴨比山鵲飛得不知要快多少。您放心好了，您不會吃不到山鵲的。」

管林員走了。我坐在板凳上，混身哆嗦着。山鵲是不停在樹上的，也不在水上游的。在沼地上的話，無論是土堆上、無論是青草上，從來都看不見這種小鳥停歇着，因此不能在停着的時候打中它。

那時候，我假如年歲大些，我也許要想一個什麼辦法來躲過給管林員打山鵲這件差使了：或是裝幾天病，或是把右眼弄傷一點兒，或是把旁的什麼部分弄出一點兒不能出去打獵的創傷來。但是，那時候我還太年青，不會要花槍，於是便決定去碰碰運氣。

「這是上帝想出來的辦法，來罰我說謊，」我這樣想着。「愛吃山鵲的管林員是上帝差到我們這個地方來的。……」

那一夜我睡也睡不好。我淨做着可怕的夢：許多山鵲向我飛來，用它們椎形的嘴啄我的頭，叫道：「我們要給你厲害看看，你爲了五分錢便要出賣我們山鵲了！我們要把你的眼珠啄出來！」

我驚醒過來，嚇得牙齒直打戰。

早晨，我從爺爺那裏拿了十筒子彈上沼地去。我一面走，一面自己在盤算，今天是我結束打獵事業的一天了。那件可怕的事情將會發生，那便是：爺爺從我手裏把獵槍奪下，我的子彈就算完了。

山鵲很多。大約在二十分鐘之間，我打了十槍，打下了八隻山鵲。

只有兩發不中。……這真是莫名其妙的事！這一次成功使我驚奇得連高興都不會了，弄得我什麼都忘記了。那天早晨，這世界是多麼美妙啊！……

我翻來覆去地數着這幾隻嗚呼的山鵲，把它們放入獵袋，心裏一直在想：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我連飛着的雷鳥都打不着，怎麼能把山鵝打下來呢？要知道山鵝是那末小，那末瘦，飛的更快，並且是斜來斜去飛的。」

這個謎我猜了很久。左思右想地想了半天。……最後，一點兒一點兒明白過來了。裏面並沒有什麼神秘的東西。那就是因為在我們那個地方，把松雞啊、山雞啊、沙雞啊、大雁啊、野鴨啊、雷鳥啊，當作野味。這幾種鳥，在我很小的時候就作為野味而深入了我的腦子中，它們飛起時翅膀一撲動，我的心就亂了。因為我神情緊張，所以老是打不中了。

我一直以為，在樹林裏我是照着規矩放槍的，實際上我是胡亂地端起槍桿就打，不是在鳥兒的上面就是打在鳥兒的下面。

至於山鵝，就不是野味了。管林員搬來之前，村裏沒有人打過山鵝。在我們密林居民的意識中這既然是不能吃、沒有用的鳥，它們飛起時便一點也不會使我心慌意亂，因此，我打這些沼地上的長嘴鵝，瞄準得一點也不比在菜園裏打爺爺的活動靶子來得差。

當我發覺這一個道理的時候，我就像一個從死裏被救出來的人一樣的快乐。

「打飛着的針葉林裏的野味和浮水的野味，那末該怎麼呢？」我詢問自己。

這就是回答：

「不要心慌，打雷鳥就像打山鵝那樣。」

可以知道，要把雷鳥當作山鵝一樣看待，還有不少困難；但是，這個嚇不倒我。

我心裏暗暗地感謝着這位管林員，走回家去。

「明天上樹林裏去，」我在路上這樣想着，「放槍之前心裏一定要鎮定，說不定事情會成功。」

結果也是這樣。

秋天跟爺爺上密林裏去，就不害怕了。我已掌握了射擊飛鳥的技能，我還知道，我已經不比老人差了。

長尼湖上

西伯利亞的春天是反覆無常的。上一天還是暖呼呼的，夜間便凍冰了。廣大的長尼湖上覆上了一層青色的冰。最令人不快的是，我的旅行用的晴雨表預報氣溫還要下降。

早晨，我就到湖上某一個小島上的獵棚裏去守着了。

太陽升起了。五月的白晝是溫暖的。薄薄的新冰愉快地在閃耀，可是我的心裏却是陰鬱的。四周充滿了這樣一片令獵人難堪的寂靜！

昨天這裏有成羣的鳥兒在飛翔着。有一些鳥停下來休息，找尋食物，預備接着再向遙遠的北緯方面飛去；有的就在這裏選中了築巢的地點；這整個兒的激動和有翼的部族就在這裏

用千百個嗓子喧嚷着，呼嘯着，刮刮叫着。

現在呢，被寒氣嚇倒的來客又全都南飛了。連鶴鷹——往常總是有很多的——也看不見在空曠的天空上盤旋。

沒有鳥可打。我正打算離開隱藏所，從事冰下釣魚；忽然從一旁傳來了天鵝的「克魯、克里、克里」的叫聲。我回頭一望，看見一大羣天鵝在飛來。這一大羣鳥像一片一片白雲似的在黃色的蘆叢地帶上空浮動過來，不安地叫着。它們在離開我的獵棚不遠的地方降下來。

我驚奇極了。所有的鳥類全離開這湖飛走了，可是天鵝却留下來。這些怪東西！它們在這裏盼望什麼呢？

那些鳥在冰上走着，互相熱烈地交談着。他們也許在談：春冰是這樣厚，五月的寒氣也許要很久才能退去，它們這一羣天鵝假如沒有地方獲得食物，沒有地方浮水，那怎麼辦……突然，一隻公的老天鵝抬起身子，好像要起飛似的，接着它用胸部對着如鏡的冰面衝去。這是多猛烈，多有力的衝擊！

冰微微地下沉了一下，但沒有碎。這天鵝連着又衝擊下去。它頑強地在那一個老地方衝擊着。其餘的天鵝站在旁邊瞧着，瞧它們的領導者怎樣設法把那層冰甲打碎。

最後，冰塊破碎了。在陽光下濺起了明亮的水花。一個小小的冰洞打出來了。這隻天鵝